

本堂先生文集

陳勸題籤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八十八

祭文 ○案目前有慰書原闕

祭姊丈童慶純文

維年月日眷弟陳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處
士童慶純姊夫之靈曰吁嗟乎君而死葬日薄矣□□
□母端平三禩而我先君遊二千里我罹斯艱哭不能
起君心於我可念謂家不棄爰挈其孥提囊負筥其來
僕僕甚勞弗弛六年之久□□□志昔我有廬受齧於
水母時未病材料圖徙中道而病病死誰理君傷而集
其事維綱維紀維我之姊維奔維走維君子女棟宇斯

本堂文集卷八十八

一

成風雨攸庇我居獨學無侶君方攜子於伴之俟我思
游從君曰來止鐙火飲食勞心休爾愛之至也教之則
備何子何我以一等視昔我先君爲我擇配必儒之門
匪儒則置君親執柯媒以契是鳳皇歸占君之猶子之
子于歸執我壘筐匪德於私先君之慰吁嗟乎世之人
知愛其子孰知其他知營其居孰知其餘子當愛育及
人者孰子當婚娶孰人之顧有義於一孰備於四君之
於我四義則備我昔父母以子妻君謂君爲義我幼已
聞始惟聞之乃終身之舉此四義凡百可知我意君壽
與君周旋年僅六十云胡不延君之二男是書是賴君



之二女亦既長大男尙可期女當有歸我姊既老我分
相宜不曰不才厥惟志哉言有窮也有無窮哀乃復哀
之以詞曰桂酒兮芳馨殺核旅兮□□□□□進進
退之去兮何之歆我奠兮尙來歸歸來歸來兮恍猶見
而終非懷義我之深兮耿欲報之無期涕疾下而淋衣
兮仳吞聲而迴思人之生而固有死兮嗟無憾其幾希
獨青昏而不羈兮九萬里而風飛駕重湖而泝西江兮
鷗鷺狎而忘機淮洶□其拍枕兮眇浙水之東西冉冉
其告奠兮□□□驚回問田園而失笑兮眷邱隴而
歔歔子參差以讀書□□此志而何爲慨雪堂之風流
兮規一室而與之名紛萬□之過箭兮倒壺觴而獨清
生死寄之醒醉兮孰死而孰生迨其死之不復兮乃知
其醉不復醒翕忽而飄蕩兮固不自知夫前日之有形
柰彼南山與亭亭

祭吳隱耕文

景年
禮

世降俗衰如君者希君有四善我能言之今人有室私
財必殖君之幹蠱□□如尺今人弟兄易以私爭君之
愛弟終始真情今人處俗繆敬爲睦君於族人以直爲
獨今人友朋聚散雲萍君之相與一義死生君之四善
知之者鮮惟我獨知以久交見昔我東書寓君燕餘坐

閱七年情親意孚我有大事君爲經理我口纖悉君與
憂止花亭月廊風簷當窗醉歌劇談握手連牀有如此
者何可忘也謂君長年年亦我假往來追尋白首家林
此志未諧君疾已侵病日深矣終以不起彼蒼者天胡
奪不忌昔君死時我亦不知今君之葬亦知其餘昔留
於縣莫哭其斂今又留城莫臨其窆我豈欲焉動以事
牽此身則留此心則前永訣之語寫而西去歲暮來歸
歸哭其墓尙享

祭童氏姊文

雜景定四年歲次癸亥十月戊申朔越二十有三日庚

本堂文集卷八十八

三

午弟迪功郎持差監提領江淮鹽茶所蕪湖茶局兼準
備差遣陳某敢昭告於亡姊陳氏再十九夫人之靈嗚
呼吾忍哭吾姊十歲而哭兄十有五而哭次姊獨吾姊
見吾五十歲今又哭之矣吾喪父母吾兩娶妻吾爲貧
奔走出入扶持之經紀之勞苦撫摩之有吾姊也及吾
僥倖一官馳逐寸祿豈不欲奉吾姊而行而廬陵而口
口而當塗皆去鄉阻遠而吾姊且日以衰不可遠出猶
謂自今謀闕浙東舟檣所便雖甚衰亦可迎侍天平吾
志未遂吾姊已病矣夏五鄭明回謂甚革吾甚憂孟秋
得便中書則謂病少閒吾又喜至九月十五陳用回乃

以訃告嗚呼吾忍哭吾姊之訃乎兄弟姊妹四人今獨
吾未死吾年已至此且衰而病吾在世尙有幾年死而
有知相見固自不遠未死之前未見之心尙能以言宣
哉況其在千里之外哉謹告

祭前湖南安撫趙德修檢討文

名必普號用拙甯國人

嗚呼吾

一作我

公而止斯耶天乎莫贖我心之悲聞公之

訃維春之莫維春之初聞病之故候間以書書答渠渠
鋪說平生靡有遺餘及覆言語若永訣者我心皇皇再
訊牀下東閣之言謂公再生昔病者腫今忽其平我聞
之惻是病實革曾不素期而簣已易去年春時自浙同

本堂文集卷八十八

四

歸櫓港之別口極雲飛我官蕪曲公住林谷二百里隔
書饋往復山居酒詩我志未遂官事攸廢公之標致有
神仙氣公之仕宦清明如水精神之全宜壽以安我從
之遊亦未易闡豈料今日公殃在室雞絮之奠借便臺
檄檄期恩恩欲流無從一慟誰知葉落山空

祭舒氏女甥文

適馬椿

去年六月聞汝訃音卽欲遣奠以寫我心握筆者幾心
痛難寫今聞汝葬寫以告汝汝昔喪母去三尺長已如
成人泣血終喪呱呱相對有弟有姊汝撫摩之以至長
大汝痛母亡見我則傷我見汝面痛亦滿腸及汝出適

泉溪之側我便往來時節款密辛酉春初別汝而行而
京而湘安信便番我來江左不聞汝耗遣書問安乃以
訃告聞汝垂絕了了無他叮嚀遺訃毋遺外家此時此
語此痛極處我聞之痛痛及汝母葬且有期我未能歸
歸哭其墓未知何時

祭趙氏外姑董安人文

歲在辛酉維春之首拜遠於庭急祿以走歲月如流歸
省無由中諭馭鸞以鳧仙遊惠山茶水姑蘇菜水三年
盤礴琴瑟清美某時往還昇潤之閒相去孔邇亦願承
顏而不遂願微官斯絆猶謂明年歸舟其便誰知因循
生死之口中秋聞病隨而訃聞恭惟淑德賓敬翼翼有
男旣官女各□□□壽而安燕樂園圖胡爲夢斷五十
七年歲且暮矣□□於次緘詞一奠尙歆其意尙享

祭京大府卿孫元實文

子秀

光嶽氣分人物孔難或數十年千萬人閒偶焉生賢可
以用大而用不盡有不在我某昔參隨嘗講及之曰誠
曰才曰學力時維此五者無一不備惟古之人得以行
志傷今思古相對永歎先生已矣有感斯言言必有信
動必有準待人必敬遇事必謹實而不華忠而不欺先
生之誠於焉可知精神閃爍□□□□青萍出匣所向

者行先生之才當世獨稱實齊之印面以相授益自切磨久軒其後體用一貫本末兼該先生之學有自來哉三者備矣人望攸萃而病在心耿耿不寐事業何涯中壽莫延先生之力人邪有天而況平生仕至卿尹隨起隨仆諧者貝錦棟梁之材厄而不通先生之時未爲遭逢某之登門獨有人早某之受知人知者少先生之喪僅哭其敢先生之葬某適在官江空歲老形留心往緘詞一奠以補實狀尙享

祭馬觀文裕齋文

光祖

三代之上人物混融天地之間一片春風三代旣遠開

生人傑如大昏黑時見秋月乾涸以還人物愈難體用

一元獨也西山西山之學可以三代而不大用梁木其

壞幸而有傳先生在焉四海具瞻如渴赴泉才大難用

名高見忌豈不登進進隨以退退而弛勞過者滔滔我

心不暇憂心忉忉況今天下終不我舍繁劇之都風寒

之野一號一令山嶽動搖精神所到覆盆莫逃其於小

民父母攜抱來迎去留感泣遮道甲子之夏復於江淮

豈其建牙於以起家

自注云理廟御槩以金陵起家入相有日

先帝之意先

生之志霖雨蒼生行有日矣尙忍言哉弓劍忽遺夜半

之慟此心誰知

自注云夜半遺詔到公大慟自牀投地

戊辰之入民猶有

望亦既近止風引帆往歸臥林泉病忽其纏竟以不起
人也有天某忝末至愛之則異匍匐往弔亦曰有義官
守縻之莫遂我私爲位以哭莫紓我悲悠悠歲月寥寥
宇宙緘詞以將炙雞絮酒尙享

祭孫朝奉文

維公之生元氣之英是生賢子義方以成子日以貴鼎
鼎功名公日以樂風月與盟長篇短章牙頰播騰迎養
所至搜奇摘清家林之趣竹屋梅亭我從公遊閱幾霜
星折節下交視如友朋中開違闕微官所縈已未之冬
歸自廬陵夜半雪深拜公古青一見喜極茶酒寒鐙三
日而別千里月明十年之間書不盡情公今壽終我終
營營聞公之葬欲送莫能薄帷雞絮尙歆其誠

祭浙東安撫大府卿饒瑤山文

應龍

天地之間偶合爲難一語之投平生之懼如父於子矧
及一年抑豈尋常遇合者然先生之學玉海金淵先生
之文色正芒寒先生在朝秋霜其嚴先生在外春暘其
喧風流沄沄皆宗大川拳石紛紛皆附泰山某之登門
不居人先胡獨受之秕糠在前坎坎世變懍懍縣灘拙
不敵巧方不投圓是張是維是存是全願惜主衣寒歲
之妍事不可測公忽病纏誰能無病病亦既痊扑賀方

交而以訃傳民失父母國失忠賢我失我師彼蒼者天
尙享

祭知饒州唐忠介公文

名震字子華一字景實越之嵒縣人

維宋德祐元年歲次乙亥七月庚午朔越二十有二日
辛卯契生某致祭於故判府節制待制忠介唐公之靈
日嗚呼公得其死矣嗚呼公得其死矣人莫難於死死
於封疆則忠在社稷義塞天地可以作一時之忠烈勸
萬世之臣子公之平生此學此志方番易之弄印詔起
公於田里不以我爲不肖謀出處之大致我贊公以必
行公以時而強起時內子之臥病亦奚暇於療視輿病

本堂文集卷八十八

八

登舟以至於蘭溪之涘便信西來苦語竟紙曾此書之
幾日而以其訃至禍患忽其相仍胸四郊之多壘口氛
漲而越江懷孤城之如墜彼哉奸權借以殺士痛呼天
而杳邈并要區而俱奔忍一旅之弗援斬一節而弗忌
愛莫助之我有痛哭而已猶遺書而靡倦以堅守而自
誓從容就義一語真可對越無愧彼望風竇降者豈其
人類況難兄之相從竟同盡而無貳是又可以去可以
不去而義死於此世方瀾倒而波頽乃有如此之同氣
公今從真杲地下遊吾儕之苟延旦暮者未知所底胡
怪誕恣睢尙欲肆其詆毀是不知世閒之羞耻幸二孤

之有託庶無憾於後世倘我死之或遲尙維持其一二
與言至斯者有不盡意翩然雙旒慘其跋履古道之人
歛歔流涕矧我異姓兄弟之情當何如其病淚遮道哭
公幾若有避緘詞渡江茫茫雲水

祭亡男朝兒墓文

維丙子七月二十六日父告於亡男朝兒墓下汝生於
行都之簽判廳長於通判之北廳天下大亂母抱歸避
於三石之祖居於里西之黃沙坑於西坑南粵至五月
二十日轉而北寓於董村之內表竺家七月初二日得
痢疾百藥不效二十日忽噤如風狀吾適出邑乃能忍

死以待吾歸歸而呼之言雖不語而流盼睨視將投身
於吾懷中旣而忽然以甦隨呼隨應服藥食粥不少減
吾謂汝可以再生廿口日寅卯閒而六脈竟絕矣猶戀
戀於母之懷父之手有問則聲答漸微神則不亂午刻
噤以及嗚呼痛哉汝生五歲早悟多識教以書能強記
耳旁誦者誦之亦如流兩年來患難迫逼風雨口林摧
折撼頓卒天其生抑命也夫汝之病旣不冝輕離其父
母汝不死又安得不視汝如生存哉死而有知其聽吾
言骨肉歸復於汝二先兄之側魂氣則無不之其惟父
母之隨嗚呼痛哉

祭外舅趙元章知縣文

崇壽

公以儒學早歲入官而不世競勇退平閒我已未第公
方擇壻卓乎心斷以其女妻時事孔艱我歸故山公適
感疾一夢不還我方逃避於林於谷訃來問道戴星往
哭頌洞日甚再前莫諧爲位以哭服我總麻我服旣除
日欲翦墓出門日幾風埃塞路姑先一价將我悲言尙
其有口鑿我清尊尙享

祭從兄同父文

蘇

嗚呼兄生於世七十年無一毫見異於眾可謂鄉之善
人歟予相從自幼至老無一語之閒可謂友愛之兄兄
死已四年鄉失善人過者流涕況予之喪兄悲又可知
矣今葬且有日者音容以遠惇惇焉以多病之身居多
事之世其能久存存亦何樂然猶得力憊行哭以送兄
於西山之西先之一卮以寫予悲尙享

代趙菊泉祭外姑文

娶妻非難難於相宜許妻非難難於相知惟先外舅知
我孔厚妻以長女而不及壽命雖靡常我亦累之意氏
人者或憾於斯誰知外慈親親是篤復妻以子斷絃斯
續荆布相安山林之閒承宗爲大得嫡爲先嫡有傳矣
祖考之慰懍懍不孝或免於此追念厥初自外舅姑感

當何如報當何如庭萱獨耐謂可百歲偕女歸甯執禮
弗替胡天不然一病遽纏子喪在殯穉孫在前垂沒之
際顧女若壻若日家事有若輩在今已矣夫其知之乎
壻猶子也孫不爲孤相扶以成有如曠日歆此淚觴安
歸幽室尙享

代趙松壑祭陸雲西文

嗚呼哀哉公而死耶百身莫贖君子之嗟亦知君子知
公多矣我不必言而不能已公之精神清不受塵及其
卽之時雨陽春公之心事其直如矢樂於成人勇於爲
義公之涖官電燧雷轟風休雲閉倏忽之間公之文字
散滿中外意動筆飛有神仙氣人才如公乃人中龍我
知之深蘭契稠重維桑與梓維葭之倚維今將輸實踵
芳軌回首前冬供軍堂中留連夜飲笑語從容去冬之
晚訪公道院公時已病別語悽斷公病日難詢問往還
公以召歸舟遇龍灣追路攀見謂可一面風急帆開江
空人遠寫心以書猶及南徐公不能答我心何如爲日
未幾訃音在耳豈不欲奔一慟而死守官之糜不得以
私緘詞千里莫紓我悲尙享

祭童志道文

斗

維歲次丙戌三月十有一日甥具官陳某謹奠告於志

道鄉貢學正童君之靈嗚呼公之爲人如老寒梅清癯
立骨而挹其氣則芳君之爲文如木假山峭刻少肉而
玩其氣則長其處家也生理多不足而有一非義之利
亦未嘗妄取其交友也已見多自信而有一當理之言
亦未嘗不與以此而得亦以此而失所以一薦於鄉而
終無所成名一窮至死而無以壽斯文之緒我與君姻
譜有連又與君鐙窗有緣相得相知如兄弟然妻我以
妹君實主是妹雖云亡君不我弃時則往還白首相看
君七十五我七十三謂猶可以相與苟頃刻於日暮天
胡不知我心願使先我而去我哭訃而欲馳溪漲遲其
來期恨不得見君於未斂徒撫棺而心摧屋瀟瀟其環
堵草萋萋其深雨一坏之土誰展一盂之飯誰主魂與
風而俱飛魄與水而俱歸伯喈有女而無益伯道無兒
則可悲人世如此亦云極矣尙忍言哉有慟而已尙享

祭出童尙質文

哀哀尙質病失其證恍玉樓之召而上天□□□□
□□□□□□□□□□中庸性行是知病者之近而□
之□□□□□□□□□□□□□□□□雁行之
字風雷健舌猶在人耳□□□□□□□□□□不
死已焉哉汝爲我甥氣實相投□□□□□□□□□□

□□□□□□□□□梅溪夜雪其清氣之淨其高則天
□□□□□□□□□生時對冠□□□□□□□□於此焉
可求終不愈乎以下並
原闕

本堂文集卷之八十八

三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八十八終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九

祭文

代趙菊泉祭妻兄文

嗚呼君其復能醉我於雙溪之風月天乎君其復能訪我於西山之猿鶴閒乎雲悠悠其去來花冥冥其開落君之魂已與夢而飛揚君之魄已與影而寂寞呱呱在庭惻惻無託時事紛乎如麻世德懷乎如髮此我於君少年之不幸不能不失聲而哭於君亂世而早覓又自歎我之不君若也日月不居遼卜既薄敢堂既啟若語永訣門戶安存於百罹家兒長成於力學固主張之有人而亦我輩之責此外又何言哉其歆我之一勺

祭趙景文

必昌

維歲次癸巳十有二月壬午朔越三十日辛巳甥

具官

陳某謹致奠於前鄂州教授從事趙君之靈嗚呼哀哉雞酒之奠今日何日孰料其爲君設耶君年方中壽平生未嘗病而竟不起耶君舍優解褐入任而仕不及一日之祿君避世廬墓西山而苟焉無卒歲堂有垂九十之母室有未四十之妻男之長者猶未能應門而幼者三皆未能學所以學女之長者僅使之有家而幼者四皆未知所以歸目前已可憂來者又可既君而可忍於

死耶然命也在天君亦無如之何也已人之有生莫不有死得其死則雖死如生予於君感疾而問焉坐而談笑者終日尊酒相與如平時猶以詩文可諗其可否及君之疾病而問焉顏色雖若變異氣息雖若促急猶未自悲其將死越三日而訃音告聞之於卻藥之時屬續之際道生前所遺者甚悉付身後所嗣者甚長片言不亂一汗而歿尹師魯之略無戚色張橫渠所謂吾甯其得之矣夫復何憾而余則有憾焉予之娶乃其妹而禮之之過有如是余之業劣於兄而聽之之敬有如斯世道不古鏗籥成風口以下人虛以進學雖老而未涯也而死矣而葬有日矣此予之有憾非無從而哭之不知其有慟也予生已八十一息不續則魂無不之無不之也上下四方富有相從時也尙歆于此莫哉

祭內兄舒通叟

津 太博文

維歲次癸巳十有二月壬午朔越五日丙戌內弟

具官

陳某謹以雞酒之奠致奠於內兄前太學博士舒公之靈嗚呼兄於爲己也一敬自持於與人也一真不欺於宗族也有義焉而不可干以私於鄉曲也有情焉而不可挽以隨是以行足以表文足以師於家塾則戶屨常滿於太學則解褐優爲達而仕宦任內外凡更六七稟

然有水槩之操窮而山林享康甯閱二十載挺然有松柏之姿人生有一於此亦非易得兄而眾善兼備視世人爲幾希人生七十已爲希有兄而壽八十有一於天命而無虧居常款接歎美及之兄愀焉爲之攢眉謂吾晚而入仕祿不及養而血泣於罔極之思謂吾同氣者四乃獨後死而垂老受諸孤之遺吾年既耄所賴一兒兒亦克家不墜詩書奄然天喪痛何以支吾有長女積病成癡所恃者母以食以衣母又衰病顧恤者誰弱而未冠之姪未必能應門戶幼而未教之孫未必能紹裘箕荒江之濱孤處之屋旣無一遷而何以安其危多菜

之鄉數畝之田旣粥其半而何以贍其飢汝以爲吾之心其樂其悲余泯默而不答付哽咽於一歎余於夏五閒見其食淡微過嘗告兄以謹節而養其脾兄則曰吾於一病之後猶健嗜其甘肥至季秋而再感察其色色之異則憂其藥石而醫治而兄方命其左右掖而出南窗之下置酒煑餅詳及其遺規斂必純於布而寸帛不施葬必於商家之山而他非所窺事辦旣葬不必泥流俗之妄推是又見其治命了了不亂意于少閒之期而竟不獲起訃音隨馳聞之病革了無他辭惟戒家人以約余一面切切焉惟恐其遲遲越三日而莫余告竟齋

志而爲九泉之歸豈其欲言不過疇昔之所聞抑有未盡之言而非予所知然生前身後人也有天亦曰委之天而奚疑嗚呼余之無良不及屬候其續雖自咎而何追而今而後溪山之雖阻歲月之如飛精神之已耗筋力之已非苟尙可以還可以往可以綱可以維勉強自力其或庶幾姑曰死而後已而苟延其能幾時其聽子言舉此一卮尙享

祭集賢學士趙巖起文

孟傳

大淵獻之歲七月孟秋庚寅

具官

陳某謹以雞酒之奠

致祭於故集賢學士趙公之靈昔我贅幕秦淮之涓旣

本堂文集卷八十九

四

而客潤雲西之隨公將適漕實踵雲西六轡未驅尺書先馳若師所尊若日可師懇懇其誠謙謙其辭謂雖已去必欲來思不日不敏登門猶遲胡聽之過而至於斯嗚呼誰能如公取之於素昧之中而甚平生之相知我昔於潤滯留斯久舊幕在望未諧奔走乃獨我客曾不我咎春風飛剡顧叨薦首旁觀者饜豪捩而取茹憤狎諾以秋爲候彼有力者又掣其肘舉於他門出於公手公終不平我知所受歲貢有限人物爲藪爲我之故空其所有嗚呼誰能如公薦之於無求之表而甚於欲償之宿負昔我家居公專閫口相與排難謂我其前從遊

之舊如同氣然縱無一德亦宜周旋止或尼之終孤懸
懸時忽其異事歸之天天涯再駕生死之閒我又罔聞
莫知攀轅人於此際能無尤焉而亮於心付之忘言嗚
呼誰能如公安平相爲樂而患難不及共乃曠然而不
我愆公之於我有如此之特達則我之於公不無愧怍
數年之別而萬里之遠隔一病而絕而九泉之莫作公
之心自知泯默於冥漠公之魂誰依將飛揚乎空闊惟
旅櫬之或歸庶慰吾州里之懷德而初心之獲遂今乃
與父子而同穴外於此者何言寄萬感於寥廓古意一
奠老淚雙落尙亭

祭石君瑞料院文

德祥

維歲次乙未閏四月乙巳朔越四日戊申契生前進士
四明陳某謹遣男深致雞絮之奠於料院朝請謹齋石
公之靈嗚呼余交天下士有如公之於我三十年之別
初心無二者乎余蟄處山林有如公之於我數百里之
外長書狎賁者乎去年之春讀公之所誌尺書之復及
我之所同意第顧我之病衰當先公而奄棄忽首夏之
旣望兒曹以其訃至哭不知其有慟事難料者如此奈
筋力之不任躬欲弔而莫遂禮以見情敬戒雞絮死而
有知尙其歆只三洞之山雙溪之水耿耿悠悠嗟余耄

矣

祭邑教蘇德淵

蘇文

維歲次乙未九月壬申朔越七日戊寅四明陳某謹致奠於縣教蘇君德淵之靈嗚呼德淵而仕止於此嗚呼德淵而一病不起嗚呼德淵而獨死於千里外之漫仕是三者皆歸之有命而已君平生學易固自超悟乎此理又何憾乎生之與死然吾則不能不悲惻者有二今年之夏勤勤訪青鐙劇話肝膽相示豈不欲留而迫於西行之計謂我重來庶予心之可旣安要其還一面未能而君死矣及孟秋之末君病於旅垂革之際力書走

本堂文集卷八十九

六

遣其智慮之精深與尋常之無忌吾盍驅前謀及療治奈亦臥疴莫輸此義獨望君之少閒吾亦可以扶曳尙相與口須臾乃忽焉而訃至徒迸淚於枕席之閒莫哭之於寢門之外友道謂何終天其愧吾幸今瘞來薦雞絮魂兮有知其歆吾意若夫奉其前而終歸則於遺言而誰戾何氣非之何迹非寄有時乎從吾亦豈久於人世者哉尙享

代邑士祭前人文

維歲次乙未九月壬申朔越十五日丙戌某某與六館諸生等謹致祭於教諭竹軒蘇公先生之靈嗚呼先生

尙能張拱闊步爲學舍任教事之責乎尙能明目張膽
爲縫掖回元氣之脈乎嗚呼吾知其不復能矣誰知諸
生之心有不能釋者乎昔也非不欲衿佩青青以安吾
庠序也而厄於農戶與編而莫之拔昔也非不欲絃誦
洋洋以暢吾詩禮也而苦於公徭例及而莫之樂今也
貴其所自貴而冠之裘帶之博今也得其所自得而籟
之鳴機之躍瓦礫矣而復爲圭璧蕭艾矣而復爲蘭葍
不辱孔孟之門不墜鄒魯之籍轉軸乎六陰之迎亟垂
綆於千丈之直落彼憧憧者自滔滔此烈烈者自卓卓
方將尸以象之如文翁之在蜀家以奉之如康節之居
洛胡然伏枕至於易簣若夫視飲食而親湯藥備衣衾
而治棺槨則吾徒之計慮甚周與家人之恩勤相若無
一毫之可憾以歸全於冥漠嗚呼學而優則仕仕而優
則學於仕學乎何作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於生死
乎有託雖游魂之爲變如風如雲而遺德之無窮如山
如嶽輕百身而莫贖重九京而莫作體治命之孔白敢
終事之不恪旅敢旣啟柩引隨發寄心喪於會哭奠卮
酒而永訣尙享

祭禮部尙書王伯厚文

應麟

柔兆沿灘之歲孟冬甲辰契生前進士陳某謹以炙雞

祭酒之奠祭於故內翰尙書厚齋王公之靈公之聞望
北斗泰山公之學問洪河長川青春大科撼動一世紫
霄闕步陵歷兩制凡大詔令雷風其行凡大典冊日星
其光代主之言爲國之重進而文昌行矣柄用亦旣簡
在宵衣之心時不我與天乎難諶與雲俱飛三島之上
言采其薇布衣蕙帳執經於席問字於庭淑我鄉里幾
兩周星誰知其中難言如海能與知者猶有子在前歲
之除去春之初相看話舊耿耿何如雖不盡言有不盡
意余八十三公七十四自謂予死當居公先公而先之
訃音忽傳季夏聞訃老病憚暑哭於寢外而莫卽路今
歲晚公兮有知歆余一奠尙享

哀辭

朝兒哀辭 戊寅正月廿六更四夢中見朝兒大

言余其慟淚如雨因作招魂詞三章

朝兒朝兒汝之家嵩溪之湄梅竹參差風清日遲窗戶
透迤有書有詩汝昔娛嬉今汝何之汝而有知父在斯
母在斯兄及弟在斯來歸來歸

朝兒朝兒汝之死雲南之羈水滯石岷山頽樹欺行者
足眠望者神危汝昔我隨今汝誰依汝而有知父在斯

母在斯兄及弟在斯來歸來歸

朝兒朝兒汝之葬丹山之支林寒鳥希雲深虎嘶蕭蕭

風悲冥冥雨垂汝安邪非我其汝思汝而有知父在斯

母在斯兄及弟在斯來歸來歸

名進之字漢卿號退翁
居連山溪口癸巳歲

余與退翁契非他人比其子應觀來哭而以三

親未葬告余余助之薄於其行贈數語庶乎有

見而哀者
哀哀退翁兮予之畏朋死而莫葬兮閱二周星予見其
遺孤兮哭之失聲翁富於積學兮案雪囊螢緯而成文

本堂文集卷八十九

九

兮理以爲經舒翹於學校兮場屋之蜚英戶屢如雲兮
於台乎明一鶚噓而翔兮謂竟至乎青冥風不競而退
飛兮獲鶴於口逢迎顧初心其如何兮是有命也而誰
爭卒窮以死兮衣不周於斂形曾幾何時兮而晝哭之
喪并一淺見於坏土兮非重泉而奚扁一孤露而凝塵
兮非同穴而奚甯家無擔石之儲兮眇寒脈之惇惇納
納其宇宙兮茫茫其邱陵斧若堂不爲過兮而蓬顆之
難營痛死者之無歸兮生者何以爲生感世道之千古
兮義風颯其飄零使斯人而得葬兮天乎豈其無情誰
知天也有人兮亦在乎吾道之有盟余欲助而力不强

兮其孤告行麥舟之心誰獨無兮當有如堯夫之於曼卿也

吳學志哀辭

伍山吳甫之子學志方垂髫時余見而器之試以一二語應聲答可人意爾後見必叩所學每甚進磨以歲月則將有成年二十有口不幸以暴疾卒天也非人所能與然所以喪其子而不使之死有憾則其責在父母世方淫於佛而山甫貧皆曰火之弃其餘於水足矣山甫慟既語之曰昔吳季子之子死於嬴博之間歸其骨肉於土孔子以禮許之要離之火妻灰子揚子雲至爲痛斥東漢佛教來茶毗二字始爛漫於天下我名教中人也忍使其子至於此極耶乃稱家營葬余往弔有觀焉因敬其父之知禮幸其子之不爲異教所辱也而爲之詞曰

人之生有死兮如夜之於晝壽無短長兮惟人之可否顏子之夭乃其命也夫壽如盜跖兮君子不謂之壽而既知所學兮方與日而俱新天固嗇其年兮於而乎奚咎魂升魄降兮骨肉必須於土名教雖嚴兮流俗易以誘彼獨何心兮固爲之繆述禮不有所主兮將死者莫

正其邱首茲旣得以歸全兮馬鬣以固封懼其鬼之餒
兮且爲之擇所以後四時之薦斯有以屬兮百年之墓
斯其有以守父母之身得兮而復何憾之有余哀而辭
兮亦以慰而之父母

歲丙申良月嵩溪遺耄陳某八十三歲讓

且書以授其父白之

挽辭

悼出童尙質二首

南山山最秀之子得其精年少文偏老身通道自亨得
交空所蘊見義勇於行今日知無憾聲名一死生

聚散幾恩恩真如醉夢中分雖甥舅異情實弟兄同坐

本堂文集卷八十九

七

夜鐙前雨噓春扇底風傷心今已矣庭草泣秋蟲

弔單方庵墓

方菴居士死歸骨白雲根霜暑三年別風流萬古存月
梁空夜夢宿草長春痕松底幽蘭發清香是夢魂

挽陳菊坡樞密

卓二首

家學淵源遠公今德行科一純光白璧重望壓頽波職
業居朝久文章八石多平生何所似霜菊在秋坡

身到西樞府黃扉一蹴開急流知有退樂處在人閒健
領耆英社清標利欲關典刑今已矣風雨暗青山

挽董帥幹

元二首

喬自杏林仙清閑福最全獨醒偏醉客繅宿似逃禪古
貌堯民老風流晉世賢應門付兒輩花竹小壺天
向來相與處欲說淚先滂笑席平交等名鞭夙許長宦
遊成離索歸見及康強如今果何日忍聽歌些章

本堂文集卷八十九

十三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九終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九十一

挽辭

挽黃提舉震三章

字東發

江山古四明獨立表平生敏處經綸密壘中氣局宏鴻
毛看勢利虎口見功名麾節那能究東南天已傾

文弊莫如今獨存師古心汲深六經海茹實百家林公
有傳賢筆

曾作史館檢閱文字

私無諛墓金晚年北山北誰識醒

中吟

先生六十七歲作醒吟先生傳

當年時事誰咄咄賦歸與同是無枝鵲危如游釜魚偷

生盟世好

謂次女與其嫡長孫締婚也

訪遠記山居

戊寅十月訪於山居作本堂記

已矣向誰慟兒孫書滿廬

本堂文集卷九十

一

挽黃祖勉

夢幹

三首

世遠太和散儒門有若人沈潛勤汲古澹靜有妍春識
到寡輕語觸來無量顰淵乎莫澄撓叔度乃其倫

平生不行怪流俗自難同原明無仕志公休有父風有

堂勞未艾

到山北葺精舍未竟得病

反席壽俄終

自精舍反寓所寶幢見親未見而歿

誰料生芻莫今年又乃翁

夙是通家契姻盟又此時

次女為其冢婦

相依百罹世多活幾

年期辰龍竟歸夢子書誰續為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臨終以為恨

九京

不可作喬梓北風悲

挽曹泰宇居士三首

忠義垂青脈癯然獨飯蔬生涯一身寄禪學九經餘有
教甯分類逢人只借書世方饜梁肉視此愧何如
滔滔彼居士誰得似君真盍駐香山社俄拋病室身首
邱存故我手澤付何人此理本來悟浮生一窖塵
恩息相聚處未足滿平生鏗雨對眠夢花晴攜話行前
盟空在耳外哭苦爲情已矣不可作高山孤月明

挽范千之逢

甲三首

得年雖欠壽凡事孰能瑕識老語言簡學充文賦葩劉
黃胡不第靈運欲忘家已矣歸何處虛留海上槎

自昌國歸

本堂文集卷九十

二

城而
病終

脩然形早蛻遺痛在家人手澤泣孤子篋封悲二親菟
裘行計舊牛隴窆銘新我亦知君者酸心唐隩春

挽樊君脩

邦道

憶昨會山中危時苦話同老枝期共雪喬木慮摧風第
有文銘竈兒能禮送終九京無可憾後死愧衰翁

挽孫大監炳

炎二首

家學自相師名成六館推春風中峭立古道上安馳朝
擅敢言直民歌不忍欺危時方倚重猿鶴已追隨

憶昨叩溪扃承聞病莫迎雲山成永訣膠漆感平生緋

送老無力籀歌遙寄聲何須聞宿草未死有餘情

挽孫處士

魁閥分根異充然秀氣儲少年古心貌危世舊詩書鵬
怪來何早熊祥夢竟虛遙知蕙帳下晝哭痛何如

挽少保王平章

燭二首

氣貌古心盜淵源早學成三朝尊汲直四海頌夷清憂
國生如死誠身實過名巍巍叔季世人重泰山輕
大老關元命平生坐十年權奸以國斃柄用已天顛痛
事自齋去忠魂客寄然猶遺簪口舊血慟北風前

自挽江陰軍王寺丞

梔

本堂文集卷九十

三

自是元台嗣心如白屋英老成涵古氣清勁立平生孝
養官居少幽恬俗念輕栖栖甲子晚誰識病淵明

挽趙集賢口口三首

雍容存器局沈細入經綸心好難爲弟身危活得民餘
生盟蕙帳急召應蒲輪松下舊遊處爲誰芳草新

三年集賢院一老遠遊身鐙火影相弔家山眉兩顰生

還空有日正月廿三日得詔放還死於廿四日病臥竟無晨瞑斂夫何憾

同朝多故人

命也誰無死恩斯獨異今人迎萬里樵天報一生心紅

炬護舟穩

渡江時有紅蓮炬從於柩前

白雲歸窆深葬白雲寺蹒跚得臨

坎痛哭撼山林更鮮歸清風水亭斷嶺章山翠碧平

挽張梅坦銘二首

之子吾鄉秀生來踏上風蘭亭高擢穎芹泮早稱雄科

第孫山秀吟情灞雪中□□□□□□□□□□□□□□

同飲嵩溪水綢繆況有連心期天地闊情話歲時遷一

病胡三暑長歸竟九泉誰知之子憾薛鳳定翩翻

挽舒亦山少母鄒氏空山香琴瑟音子且明與天

我與亦山連因聞少母賢順柔知自分勤檢樂吾便心

積兒孫福家修香火緣平生庶無憾此去坐青蓮

挽蔣質甫文

本堂文集卷九十

四

誰能傳耆舊善譽在鄉關教子簾金外和家棣萼閒死

心多佛悟生世半詩閒逝矣夫何憾逍遙玉女山

挽袁鎮

名筆記新塋何須更乞銘空山有琴瑟有子足門庭死

異十年遠歸同一穴甯鄉人指餘慶書氣發林垌

同挽孫常州寺簿壽二首賦天賦韻韻韻韻韻

早宦早收還相從溪與山身曾五口貴心自一鷗閒留

訓金簾外尋盟貝葉閒手銘平日常事打破死生關自作墓誌

而

青春到白首膠漆更他誰話別水亭酒斷章山驛詩平

生今地下後死獨天涯執紼萬官山路欲前筋力衰

山路

挽范節幹應發二首

君墓我其銘誰知不盡情半生萍梗過晚歲柏松盟輦

芙蓉堂乃舊京同官所居

回首

淚縱橫

去秋言別時執手水之湄猶侈春風會那知夜壑移鬢
封期已薄眉案死相隨君可無遺憾其如我自悲

挽董監鎮

宿善有君口幽銘豈溢言何妨儒鵬弁自可客龍門瑞
竹松根見叢編手澤存壽終無一憾更是好兒孫

本堂文集卷九十

五

挽史允叟公慈母王氏

彼美蘭儀益粹溫誰知肅肅範閨門生榮夢視金花誥
死瞑培成玉樹根中一耐嚴家稱禮終三年制子權恩

允叟生母尚在

我來欲送銘旌路客病栖栖悵莫奔

挽王開叔桂

齋自三吳秀四明士林著不盡崢嶸江淮遊覽詩隨氣
鄉里推評實過名最是與梅相契友愴然易簣了平生

北風飛旆余山路稍得悲歌籟露聲

挽張正甫二首號梅坦

別來倏忽一周星君住家林我泛萍到處逢人問梅坦

有時見夢說蘭亭自憐倦翼歸遲暮已報清魂入杳冥
多少微言今已矣義難辭處寫爲銘
河汾坐下舊諸生拔穎叢中學早成公相品題文藝價
鄉人辟易義風清本來雲雨蛟龍志老去山林猿鶴盟
桂子不須墳上落此君原自不爭名

挽校書郎方公夫人二首

有美女中玉來嬪天下魁心無慚藻澗眼及到蘭臺欲
伴行春樂俄纏晝哭哀誰知餘地在五桂總翹材
七十七年春斑衣堂上新魚軒宜有晚恙枕竟無晨空
感通家淚難隨執紼塵望雲飛老口聊聒龔歌人

挽卓生甫二首

有立

本堂文集卷九十

六

風雨瀟瀟境山林落落姿安貧清似玉嗜學苦如飴世
事兩聳送古心諸老知家庭多手澤幸有甯馨兒

袖攜文滿卷下問及深衣

自作深衣
述來求序

擬議金難訂

有中問
有未

安慮未
曾著筆稽口璧未歸重逢何日是一夢已人非宿草自

春處老心東向飛

挽族父承務郎衡之三首

銓

人物瑞丹霞脩然絕點瑕寬心無厭客急義不謀家一
室琴碁畫四時風月花晚來滿山菊消得澹生涯

庭桂出心根天風香滿門初封緣子貴上壽稱君恩正

爾需三釜胡然夢九原有餘無盡澤留下長蘭孫
當年延桂塾承乏愧無能以子視宗族如家安友朋春
風文字酒夜雨誦絃鑑古首淒誰續必安淚欲冰

前妻童氏墓表

奉化陳必大

先生乳名

妻童氏諱尙柔字子敬同邑進士居

善之女生於嘉定丙子閏月己酉年二十有六而歸余
洵祐壬子生男後一日卒實十二月乙亥得年三十有
七子男一四日而不育女四婉閨清兒兒玉皆不期而
殞家北一里許乾山引臂直鄭隩西秀勢結束可愛君
嘗指其左偏謂余曰異日宜於此同穴實祐甲寅正月

壬午以其樞窆從夙言也君婉而正敏而靜父以經學
師一鄉母爲忠肅陳公之孫有懿則君周旋禮詩中習
與性成君之黨與余有連先妣早識君愛之言於先子
先妣歿先子以其意且再世交遊契因爲余請婚旣歸
事舅孝敬以不逮姑爲恨相春秋之事親滌濯羞簠簋
勞極勿懈處貧以禮閨房閒甚相諧熙每聽余讀書慙
耳了其大義頗閑筆札不輕一字於外余多遠遊持家
條理先子寢疾時病產未信宿力起奉湯藥餽粥食不
時夜不解帶殆五旬君素弱由是益多疾病輒難療遂
以天折嗚呼先子垂殆目予曰汝妻善事我必善汝助

承我宗事其無憾君之垂歿曰吾病不可爲矣遺子以男庶有不亡者天乎君遽先余逝未斂男亦亡既不能使君壽又無以慰君後繫余無良忝先子所命尚忍言哉及葬刻其槨墓上

墓志銘

董應之墓銘

馬少游稱士生一世但取足衣食守墳墓不求苦盈餘鄉里稱善人斯可矣予嘗歎服斯語而於里之人得藥窗董君焉君諱天麟字應之性穎悟氣爽豁讀書有根據爲文若不經意而脈髓聯潤枝葉條鬯早歲從遊及見諸老文憲時爲晚後鋪說見者心悚每大比咳唾所

沾者多遇而已輒黜或歎噴之其自處則泰然安居僚貧樂與朋舊接杯酒筋羹溪山勝處留連嘯詠明日事不暇問也中年多病閱伊黃書有得故自號曰藥窗景定辛酉之十月己卯忽寢疾呼家人曰時至矣無以藥擾我遂歿生於清熙乙巳得年七十有七曾祖曰祖口父口娶吳繼潘子男二子龍先三年卒子龍後三年亦卒女適某孫男衍道於菴余視君父執君折輩下交相得甚深非流俗詡詡笑語者比衍道將以咸清己巳八月壬寅奉柩葬於靈石寺東之山來請銘銘曰學之博心之綽身之約壽之獲嗚呼善人不可作

樊君復墓誌銘

人有不遇則求之於理理所難言則委之於數此不得志之士而無可如何者之言也然惟委之於數而理有難言人自可必此又晚近之所希而吾人所深敬者也嗚呼樊君而已止於斯君諱邦獲字君復其先翁州人自高祖監察御史良忠公徙居沙堤遂爲奉化人曾祖汝英祖繕皆不仕叔祖紱以明經考選賜免解進士尙咸甯郡主父康之嘗從朱子晦菴游學者稱翠屏先生二子伯邦道以文學稱君其季也君幼卽端莊長而能立與乃兄博通經史宣獻樓公號爲連璧夫何言行乎

於里老而身名卒黜於有司命也夫人莫不以爲君惜而君處之泰然無怨尤憔悴意求之世未易數數然也嘗憶樊君與先子言曰吾人貴自盡苟得非所藏此其人爲何如人吁文行若樊君使其奮身天衢羽儀王國以爲邦家光誰曰不宜而卒不得一官以歿理尙可言哉雖然君有可信之理而遇莫憑之數則亦聽之而已矣又何必爲樊君戚戚也君生於乾道壬辰正月八日得年八十一歲卒於寶祐癸丑十二月二十六日孺人竺氏子一名伯搆以賢才擢直學士院孫男一人名桂卿今某甲子以柩合葬於公棠山之原友人伯搆以銘

請予與樊氏兩世契誼不得辭且其人固有足銘銘曰
嗚呼樊君厚德嗇命揆理非宜維數有定我銘樊君塞
也非病



本堂文集卷九十

十

出集錄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九十終續且其人固亦足以銘也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九十一

墓誌銘

吳伯立墓誌銘

吳氏居越之新昌之疊石初自延陵徙世潛德厥後秀發諱直字伯立自號桂山者與余有連咸淳癸酉秋子耀曳袞走京師泣以告孤不孝先君沒已九年有故遲負土事至今日距家百舉武名西園命龜食將以十有一月甲申奉其柩竑敢自以狀曾祖汝能祖邦偉父灝桂山其仲子也方直疑重本於天稟奉親孝事兄敬訓飭子弟必先行義居無妄嬉笑常如父師左右日用應

本堂文集卷九十一

一

接進不竭蹙退不施勞條理自粲嘗留滯浙右兄弟析財於家歸而一不問獨於祖宗墳墓時節展望屬其族若宗相與善守告語良苦輒垂涕洟至有三百之楮櫃藉以不犯柯葉過者皆知源流遠焉後寶慶間邑宰託經界規益賦額君歎曰吾鄉不堪命矣倡訴不遺餘力事寢田里以安素不交外事及爲義則又勇決過人學文於迂齋樓先生多交名勝議論有根據詞藻化捷尤長於賦意味雋永音節均諧一時輩行推重潘公遲主秋闈鑒裁精明投預賓薦僉謂得人上禮部乃受黜入太學未幾遭母喪毀瘠風乘之痺臥閱十餘載終於

咸淳乙丑閏月甲寅得年六十有七娶澧教拙菴王公
之季女男四灼後其父四年卒煌燿士衡女一適進士
宋士特孫男五揚祖振祖拯祖授祖鑑孫孫女三俱幼
余讀其狀既燿再拜曰遠日薄孤不能從君子乞一言
詔來世後死何以見先君於地下敢以銘請余辭請益
固乃爲之銘曰身之藏家之鄉文之昌州而岸止或尼
之命靡常栽者培之方來長

張正甫墓誌銘

蘭亭王先生開講帳淑後進筭集走千里叢穎化捷文
會爲一時最盛凡秀於列相先後登名一官類有以自

見於世雖余不敏晚亦僥倖張君正甫眾所敬許乃獨
優蹇不達余適歸自行朝其三子曳衰踵門慟旣告曰
吾父與子爲知心交死矣葬有日敢以銘請嗚呼吾忍
銘正甫乎然不得辭君諱錯正甫其字也生於嘉定四
年十二月己卯曾祖口祖口父口口居奉川之高峯君
立身不隨用心近古平居聲色不形意所欲爲條理自
密出而宗族而鄉黨一以和相接遇有違義勃然若已
失起而正之惟恐不及羣從閒懼死誣事燄甚火烈無
親疏皆辟易遠避君則勇不顧身執理排解聞者歎服
以爲難能里有遺藏金者萬計軌以屬之君俛而唾去

此物何爲至於我清風到今懷懷家僅給口口於乏常
如有餘者自奉素薄惟延師教子弟設醴致饋久益勤
以厚詔歲口口之人置登雲課社相與新美其財氣勞
費有不假間君長於賦視物爲體勁婉納各中其則丞
相西澗葉公見所作每以遠大期試於頻宮多占首選
郡博士欲屈致爲職事重笑謂階以行志自有分內科
目在安用此爲及賓興有司教藝異見者角抑班待補
生上庠復不利君於此知有命矣家左右佳山水手植
花木映帶老耕陸公爲扁其室曰梅坦君不善飲而善
飲於客客至菜酒留連必盡歡而去雋永閒中光寫爲

詩滿卷卷首又大書非禮勿爲四字以詔諸後觀其所
樂所存有未易量而忽感痺疾江西倉使黃國史震知
君理學有詣虛臨汝堂長以聘時以病不克行終以不
起娶陸氏大師陶山之裔曹娥監鎮之女生於嘉定三
年十二月甲戌孝事舅姑於君甚宜自隨有田廬券謀
諸君曰將以與吾父之後資事奉君孳然當其心卽卷
而復之相成以義如此亦可敬也夫生三男口某某二
女子長適同邑董繼宗次適鄞之陸愈民以咸淳九年
二月卒葬於方家術之原君之卒後一年德祐改元六
月己未也將以二年正月癸酉合葬銘曰業信於友而

嗇於名善稱於鄉而泥其行維天之命維心之亨維後之人尙篤其成

徐君

攀龍壙記○案代其子作

徐自裔出偃王繇衢三徙至越家蔡山先君諱攀龍字鱗卿曾祖諱暉和壬寅捕馘妖寇有功補承信郎祖諱仲才以淳熙丙午太上皇慶霈授迪功郎父諱某字居仁先君其第三子也生於紹熙癸丑十月十四日娶陳繼燕鰥居某年辛巳十有一月初八日卒於正寢得年八十有九子男一應蜚孫男一某先君幼自敏靜業儒自拔初習生律中學易箎笈千里見聞日廣議論有根

據文從其意不計場屋利鈍以是輩獨偃蹇知者以老文學稱之嘉定閒武岡之綬甯縣新學虛教授員軍維條帖先君攝聲聞甚休旣而浩然有歸志功名置不復問芒屨野服日與鄰里父老相爾汝人莫能窺其際親戚朋舊時節訪逮觴詠山水閒留連浹洽有重於別去者自樂其樂而與人爲樂如此其事親孝謹其處家勤儉其應事接物寬平無競情味深永晚遭世大變門外風塵頌洞此心泰然不爲動彼有力輩亦過而不忍犯徜徉數載以上壽全歸皆學力老成之驗里之大竹園之原距家一里而近治命我死必於是乎葬謹以甲申

十有一月襄大事嗚呼痛哉孤哀子應蜚泣血謹識前
朝奉郎太學博士陳某口口

蔣質甫墓誌銘

蔣氏始自毘陵徙鄞世儒科第膺仕望吾鄉最久忠肅
陳公嘗扁其堂以連桂其後人將作監簿曉交余爲深
他日其兄之子晉孫衰絰拜於門曰先君死將葬敢援
契以銘墓請狀曰先君諱文字質甫今爲奉化人曾祖
諱榛祖諱浩父諱琮先君幼無他弄嶄然有讀書志壯
歲試藝成均一不利卽退而自脩許其人爲鄉善人專
心教於塾而從師取友以遲其有立家條理井井出入

本堂文集卷九十一

五

財物以宜昆弟無違門多賓客燕豆從容聲氣休休如
也聞一善喜溢於顏其不善面折不少借事有便於眾
者任之已而勤其成年饑必倡義賑恤人賴以安里中
由是皆畏懷之暇日於陰陽若浮屠氏書類涉獵得其
要晚歲自放外臨觀嘯詠陳君某林君某及弟監簿其
與也居近玉女峰擅一境之勝遂自號勝菴且曰吾歿
當於此乎先君生於丙子五月十二日歲次癸未家人
以是日奉卮爲壽甚歡少閒曰今而後無以時世事聞
我我死且有日至十月某日之夜分召晉孫等前曰吾
其逝矣請後事不答危坐而瞑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

入娶同里沈氏子男二晉孫泰孫孫男四可僧如僧是
僧尙僧旣殯家有故越五年丁亥十有某月之癸酉始
獲奉柩歸於治命之地余視狀旣辭其請進而哭曰孤
惟親有善無以永來是不孝以銘稱而子不我重是重
孤之不孝也請益固乃爲之銘曰進也自尼吾遺吾嗣
退也自力吾篤吾里以素其生以甯其死玉女之岡茲
盟百世

故節幹范君墓誌銘

四明素多士山川氣分前輩風流日以衰落尙其如吾
友范純甫者幾何人哉而死矣他日其孫鶴孫曳衰踵

門曰鶴孫大父善於子葬且有日敢以狀請銘余執而
哭之不得辭君諱應發純甫其字也慶元府昌國縣人
曾祖庠祖希顏父鏞前迪功郎滁州清流縣主簿君早
孤母趙氏力貧教其子資之從師不遠千里文聲藹然
旁魄再賓秋薦晚始第名奉官授迪功郎嘉興府崇德
縣尉縣當孔道吏饜民囂號最難治本之清苦推以果
達當路才之叢難以委摘奸鉤隱寃滌滯疏閒抱牘立
臺府下相可否佗佗不少動於門大書云更無私入路
常是大開門憲使李公庚行部見之異下車訪問隨事
敷答無遺餘曰此非神明尉乎卽路騰刺唐公震繼之

與郡守俞浙漕使許公自爭出我門趙公孟傳檄入幕
家公鉉翁使共幹辦臨安府節制司公事尼於時志不
克竟歸老於里吁命也夫君平生於其所知不以世故
遷其有不辱吾類客明氣揚稱道不離口其有過雖夙
所敬說必面折不以情隱於家東偏闢一室放忠宣公
遺意日著作林家燬並其先人墓以居號小范旣而買
屋城中圖史左右日有手鈔惟意所可日自足記交游
旣廣客坐無虛頃觴詠留連率竟日乃去蓋其心曠遠
蕭散所適皆樂如此君生於己巳五月六日終於戊子
十有二月二十有一日享年八十娶陳氏端懿靜和賓
敬盡老越明年十有一月十日亦以壽七十有七歲終
於口子男二長逢甲漕貢進士先君五年卒次塋後有
姻親馮氏前承信郎女二長適前禮部進士趙嗣鎮次
適前迪功郎趙嗣銓孫男一卽塋之子鶴孫孫女一適
趙心聖君蓋棺甫半月延燎垂及鶴孫亟奉之出菽於
奉化縣禽孝鄉馮氏墓廬山之陰爲道士陳君治命我
死於此乎葬己丑十有二月甲申啟菽以陳氏柩合葬
銘曰學以成名而遲於成仕以行志而嗇於行維壽則
豐維心之亨式甯其歸尙澤雲仍

古之觀人以實不徒名也科目興黜於名而實斯病觀者感也余今而得陳君策次賈科目所不能籠其爭出我門下皆當世大口亦可敬也夫君早悟受業於劉忠公漢弼經兼賦眇場屋子試輒遇衡文者以時見黜人為茹屈而不自芥蒂志益廣氣益昌世學如尤公焞忠孝如趙公葵器量如二吳公淵潛相從三十年嗣而李公會伯姚公希得馬公光祖更任西北寄類虛賓席引以自重草檄飛書贊籌決計芒屨不露聲聞自休回顧俯仰局促皇皇焉競瑣瑣大有逕庭若其由西事論功授武級積階至訓武郎歷任居多非其本意略而不述

君平生襟宇夷曠灑落出則江淮荆蜀何勝不擅歸而於其里面山結屋扁曰不礙雲山自號南墅天景參會筆力化捷片語隻字落紙好事者手之惟恐後眼空天下不以狹我鄉曲交際閒無貴賤耄穉各得其歡晚從江闈辟長議論未幾以病歿生慶元庚申至咸淳甲戌得年七十有五是年旅櫬東還八月庚申封於上管雙溪之阡其先自剡徙上虞曾祖陞祖原父大亨世隱於藥娶徐趙貝氏皆先卒子男二人長自次特立孫男六人似翁卽翁父翁興翁桂翁口口孫女六余知君者也死而葬且久其子自書來曰自不孝之父墓未銘非子

誰屬嗚呼予於其死其葬年耄道阻廢禮莫贖今於請銘而辭如知生之義何乃銘銘曰不拘拘於售名而名之歸也誰爭不屑屑於行志而志之得也自亨傲晚乎軒冕之豔遊戲乎翰墨之清擅光景口消息口湖海以死生有下馬於雙溪之塋請觀斯銘

馬千里墓誌銘

余夙遊越道四明山中知有馬千里以儒名久矣他日曳衰者踵門手刺曰馬行可入而叩之卽千里之子也拜且泣曰先君歿已入年故猶在殯今將襄事非得當世君子一言責其坎孤爲不孝敢不量疏遠冒以請余

念人之子能爲父乞銘關世教爲大矧余昔所聞名亦非漠然無從乃閱所狀而書其可君諱之驥千里其字也曾祖祖父世力負耒負長者稱所居萬峰抱平水清土渥秀而生君果嶮奮銳於親師取友涉經史穎悟有得氣翠律無時世妝詔歲入場屋衡文者類落落試輒黜曰是有命焉要不在我暇日景物逢迎長歌短詠不以律自狹放乎遊戲皆具天趣鄉望孫公戎監府卿伯季廷魁方公授口余之進甚洽山棚盜弄井里懷有魚肉憂仗義剪滌事旣畢泊如也若未嘗親其難者而人德其勇晚年揮手風埃黃雞白酒青鞵布韞與猿鶴爾

汝綽綽有餘樂俄寢疾精神如常諸孤在前命易簀而
續已屬矣庶幾達於生死之際生於辛巳四月十七日
卒於丁亥七月二十八日得年六十有七娶王氏子男
三長卽行可次立可載可女一適里士卓孫男女行可
等於甲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柩窆於王口隩乾山之
原嗟乎世遠道散死而可書者幾希有善於彼皆足爲
方來勸其可不銘銘曰志足以自拔而名之嗇也奚愧
氣足以自任而義之比也奚議我銘其墓尙百世之後
信於其里也

吳誼甫墓誌銘

本堂文集卷九十一

十

古道遠人心浮都善譽者幾希聞有一焉則心識之不
忘越之餘姚吳君誼甫其人也閒而有子埏曳衰袖狀
踵門曰埏不孝吾父死矣非得當世君子銘無以葬先
與前忠介唐公震前太史黃公震爲三友唐公旣爲先
祖銘其墓黃公又爲吾父表其義二公云亡惟先生在
敢徼其所以敬請余審其父之口感其子之言奚辭焉
乃書誼甫諱自然曾祖松年祖口父一之迪功郎君生
於嘉定癸酉八月癸巳蚤從前中書高公夢月游敏學
多文涓祐己酉薦於漕上春官不利卽退處自號雁峰
隱人日與朋舊觴吟盤礴家世出粟賑鄉井推而廣之

益力黃公子庚臺上其事於廟立坊曰高義丙子鄉鄰盜起隻手扞衛境內賴之安歲丁亥杭越民病貴糶空所積平其直先率之瘠捐以甦省府之錄用儒流之狀舉人所歆豔君揮手謝去曰吾行吾志而已豈藉此爲捷徑耶邑庠舊窄偪夫子殿亦未稱君曰教化所自出因陋就簡非所以尊本乃規乃度輪奐聿新浩廢已出不計也前尙書王公應麟喜而記其事此皆平生大概君介直而出以謙和寬博而行以勇決事親孝居家肅待宗族親故鄉鄰皆得其情毫而視聽聰明步履輕強他日燕坐笑語如常俄而脩然而逝其有得於壽終者

如此時乙未十有二月癸亥也享年八十有三娶朱氏先八年卒子男二長垓前承信郎監呂城鎮蚤卒姪女一適忠介公之子篋孫男三鏞鑰同祖女七長適前紹武守陳公煥之孫次許適史忠定越王之元孫暉孫餘尙幼曾孫男三涓灝濬將以丙申十一月甲申奉柩附窆於鳳亭雙鳳山祖墳之原銘曰有鄉里焉惟己之視有子孫焉維心之寄維壽之豐造物之公豈其偶然一笑而終雙山之原有崇其土過者式之是爲高義坊吳君之墓

吾友應君長卿諱震伯花厓所自號也世居鄞通遠之
蜜巖曾祖琮祖中義父詳之君早悟少依外家杜氏學
長從西軒黃先生受詩深得本旨眼空流輩謂科名可
拾取試乃輒爲異見者黜不自沮棄所學益力閒作花
厓書院藏書五千卷延良師教子姪且將就恢拓之以
來遠遊規授其弟仲謹功未半仲謹死時艱乘之莫竟
其成有識者缺望儒臺聞其賢以耆儒聘歲率多留鄉
校揮塵落筆中有溪光山色清動左右朋舊樂與之處
每以別去爲難家有來青館濂愛軒卷勺亭抱甕圃游
息藏脩煥寒晴雨各適其所光景逢迎一有佳趣寫之
於詩時無縱逸手鈔及十四帙曰我死而斂當以耐性
直氣盛不能佞人亦不喜人佞不欲負人亦決不爲人
負晚逢百罹隱約自全偃仰傲睨未嘗爲門外叫囂隕
穫鄉曲亦賴以重平生康強不餌俄感寒疾戒家人勿
禱非鬼一日起下牀指所藏書屬屬垂淚詰旦而歿
甲午十二月十五日也得年七十有五子男一文明孫
男二在孫佳孫女三安娘勝無可無卜戊戌九月二十
五日己酉舉柩葬於桃源鄉蘇山之原從治命也文明
衰絰踵門以銘請予以友誼不得辭乃爲銘銘曰氣揚
揚其矯欲張兮孰使之口焉以翁文源源其浩欲出兮

孰使之無所於入性也有命兮惟遯之嘉命也有性兮
奚坎之習夫既口口此乎有得兮庶幾乎歸全蘇之巖
峩峩兮尙花厓之可挹

本堂文集卷九十一

十三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九十一終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九十二

墓誌銘

胡應之墓誌銘

剡素多賢余得友忠介唐公爲深公死矣尙友其高弟
胡君應之今又死其子師純乞銘其墓義不得以耄辭
君諱泰來應之其字也世居越之剡溪曾祖某祖某父
某君生於紹定戊子早悟卓立時忠介公古道自任師
表後進君執經受業以明善誠身爲本相與劇切又有
毛君振王君濤屠君高諸賢故所詣者粹事親則篤學
以養其志正家則自治爲妻子先靜默謹重聞義則躍

然以興人皆賴之質直寡語心有所契生死患難如一
平居若與世忘天下事於胷中自了了君之王姑適大
王衛公實生二子長某公以元老位辯章次華甫爲時
監司不以親戚卑行視君款密敬信有法家拂士之益
鄉達御史兪公折意相求出流俗外國史黃公震見之
曰古君子也逢人稱道不離口里友倪先父死貧而病
無以葬君走京師主忠介公自任其辦而後已蓋所學
非徒體而無用者比使其得志儒者之效當有白於世
而一薦不第命也然立其在我推以與人於名教未爲
末補吾夫子所謂是亦爲政其殆庶乎晚年及見師純

等克世其學山林菽水足以自樂識者急親典刑相先
禮聘避堂以舍旣而病痺還家至丙申仲冬癸未終於
正寢得年六十有七娶屠繼吳子男三師純師正師晦
女一適某公從子楫孫男浚浦津明年仲春庚寅諸子
奉柩葬於方山之詩庭銘曰學得之師信乎君子行脩
之家行於鄉里亦旣薦名卒窮以死死而不忘子濟其
美我爲之銘嗚呼無媿

江陰教授史君妻陸氏墓誌銘

吾里史蒙卿景正端士也他日爲其妻求墓銘辭至七
八請益哀不覺爲之三歎關雎化遠內則安在閒能自

信力行彼流俗不訝則訕於是難其人今如氏而有克
相其夫其可書也已氏諱德正字適道曾祖恕將仕郎
祖增迪功郎吉州吉水縣尉贈朝議大夫父合朝議大
夫將作監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其故尙書左
丞楚國公佃之次子淮浙發運使贈少師自越之山陰
徙鄞氏宜人林氏嫡出也童胤能讀書了大義以名閥
素風婉婉自則父母鍾愛之心不與凡子獨善坊子弟
森秀景正早擢世科方議婚挾聲利豔慕者總總手揮
之去有以氏之女德爲言意獨契旣而請盟匠監公亦
喜曰吾得婿矣歲己巳歸於史氏進而盟饋動中儀節

見者咸許其知禮姑太碩人在堂適所則下氣怡聲以暢其敬凡所服非手出不敢慢奉姑以悅時姒婦高氏爲憲敏公家女夙以帥禮聞樂與氏相觀爲善亦益自飭厲四時潔蠲口口必身先之毋敢敵偶從夫以正爲順朝暮攝衣必莊餘二十載如一日御媵侍未嘗片語醜詆閨闈自肅視諸子嫡庶無閒慈愛之中誨督行焉延典型士爲師如事尊章愈久愈篤門多古道交曰是有益於吾夫若子者留連燕遇安而忘勞推而宗族而親黨及流離於此土地貧無以生死無以斂且葬不以力之有無先入其心必濟而後已善藏其用以成其夫

之賢於婦道得之矣中遭時艱僦隱東湖感疾歸故里就醫勿瘳自知不可爲語其夫曰不及終事吾姑吾母矣教諸子僅毋辱先語訖而歿庚寅八月二十九日也得年四十有一子男六壁孫瑩孫望孫臺孫垂孫延年延年生月不育女五伯拴適口奉郎天台葉揆翁仲忱適金華潘世演次幼七次二尙幼有故某歲月日始克葬於陽臺鄉之穆嶺嗚呼氏與景正倡隨之義可謂相宜永訣何時略無兒女態唯以養姑與母與教子爲屬生前之心身後之遺有大於此者乎吾知其當有後矣銘曰維德之懿維夫之視維夫之賢是信於外淑哉夫

人生於名門嬪於君子獨善之孫樂於相成亦孔之懋
胡不偕老而短於壽而有以長夫又奚傷其安

其藏山
明水香

疏文

伏以廬居族處莫如三石之浩繁雨橫風狂其奈一溪
之衝突洪濤拍岸濁浪排空官途旣已全虧民居尤其
可慮何待患於日後當知害於目前倘非爲吾魚之先
憂誰能必商羊之不舞是用大爲隄障庶各保口安全
七八月閒集幾千工見幾而作數百餘家無二三志不
日而成請便揮毫告毋靳色謹疏

本堂文集卷九十二

四

代天甯寺起大殿疏

報恩係四明甲剎平地上突起山林正殿坐三世如來
半天裏翬飛棟宇無奈劫風扇燎盡隨烈燄歸空數百
年好箇規模幾時得復萬般事在人手段有志竟成然
口次第發頭又須同共出力輒持短疏遍叩高門便應
喜喜歡歡口口贊助不問多多少少信手鈔題檀諾才
上毫端屋圖已掛眼底丹楹刻桷要化爲寶梵天宮斷
礎頽垣當變作金沙世界鳩工正浩龜吉非遙舊管口
取重新眾人不妨快觀以已財布施此第一大處因緣

當面佛證明有無限福田利益

代上乘寺主僧一乘修大殿疏

本院大佛寺年深屋老欲行修造全賴樂成勝事者
伏以上乘院無多基業專靠眾緣中央殿好箇規模知
更幾代來者付日月於玩愒聽其爲風雨之震陵上漏
旁穿幾莫容於金像西撐東拄豈不玷於寶坊如更苟
偷儘見狼狽今將發頭修造亦曾到底思量鐘鼓裏百
應百酬已難日給瓶鉢中一點一滴那得河成能無方
外信心要做佛前勝事然使我不明以告則在人如何
得知善果善因切勿當面蹉過大根大量要卽閒手鈔
題或倒橐金或捐廩粟便可以尺水起丈量何防把衆
毛爲一裘畫棟朱甍將飛騰於天半丹楹刻桷當新美
於日前庶無負布施之喜歡有不可思議之功德古茂
林改觀諸檀家皆有晶光老閣梨報恩一粒飯亦須回
嚮謹疏

代淨慈寺脩屋千洩董伯和鈔助疏

丹山西畔是小淨慈最爲佳處翠堂後人是大檀越況
有夙緣一入寺門便見功迹眼中突兀百尺樓壯觀無
前耳根分明萬石鐘響聲在外是先世以願力建造雖
劫風無纖毫動搖第餘者或敗壁或頽簷甚而爲荒基
爲廢圃法雨堂最廣已岌岌乎支撐慈雲閣頗高亦僅

僅乎完葺左邊日用等屋右邊清班諸寮三百年圖畫
之區半爲狐穴四五替住持如客誰顧菟裘苾芻承乏
此來擔子推去不得硬欲爲祖師爭氣暗自與伽藍合
謀豈無他人不如熟悉做因果事但是一家繼繼承承
發布施心便是十分歡歡喜喜即可開手鈔注免得回
頭較量白頭僧鼓舞而東黃面老證明於上雲斤月斧
立須換舊添新雨鐸風鈴也會贊功揚德上可以光香
火之宿奉下可以遂詩酒之勝遊如袁蒙齋與陳習菴
留題不妨鏤齊名之版如沈端憲爲宏虛谷著語當再
立起廢之碑善哉善哉如是如是

代天甯莊善交掌才求山長疏

天甯報恩禪寺本寺主小職歲一更新閣堂廊舍等
是燃燈周遍供養若有善信發心助緣功德無量者
伏以天甯寺爲郡城甲刹眾所欽瞻世尊殿及堂宇兩
廊等須照耀老和尚主香火壇場已久小比邱領燈油
職事方新皆藉檀那同成因果譬如伸手不見掌要消
黑暗障魔莫道發心強出頭共做光明功業開口告人
固爲難事卽心是佛還自作家便請鈔題不宜錯過若
如來若菩薩會向燃燈證明善男子善女人均受拾錢

回嚮利歸常住福不唐捐

榜

代天甯寺起大殿榜

本寺昨因市突不戒燎燄旁延大廈一空焦土數載
今欲建造高高殿宇不是尋常小小規模伏口眾緣
樂成會事者

天甯在城中爲大琉璃殿宇本與日月爭光風燄從市
上飛來金沙世界化作煙塵滿目過此者竝而噴舌當
之者食不下咽千萬閒固未易成四五年亦要旋做前
門是如來門地僅此一新中央爲世尊道場難又百倍
本蓋鉢盂裹自抽自摘爭奈土木費無際無涯慄如捕
風何以填海而況約之閣椽之橐已大會於良工跂斯
翼翬斯飛將增輝於舊觀旣不可一歛掘井當用代眾
毛成裘富貴門視外物爲輕以玉抵鵲脩行底知多錢
是毒呼錢是蛇只盍歡喜發心卻以布施受福釋迦佛
口是主看口口戶戶口來靈山會上合將當子子孫孫
受用

代榆林祠誦蓮經榜

三界二十八天至華藏人人有緣六萬九千餘言是蓮
經字字說法雖云色卽是空空卽是色須知因生於果
果生於因善男子善女人如能信向諸口佛諸菩薩便

放光明我等住古榆林自要做小天竺念念西方極樂
國不廢晨香夕鑑日口南無無上尊以報暖衣飽食謂
此大乘七卷將以普度眾生汎掃當地神祠會集如雲
社友琅函貝葉妙莊嚴日月交輝寶殿龍宮滿虛空神
通變現頓足投體而歡喜擎拳合掌以皈依湧梵潮之
合音澍甘露之同味禮紫金像也只禮得虛皮見白毫
光方是見得本相直截向上莫要回頭坐中必有信人
噴花香於暗誦林口豈無仙叟出茅菴而諦聽大開清
淨道場不可思議功德如是如是善哉善哉好事莫做
閒事看今年更有明年在今我此眾的自靈山上結會
將來所以者何要從法海中淘洗得出云

本堂文集卷九十二

八

青詞

代保安醮青詞

天無私覆常鑒微忱人有夙祈敢徵餘福敬宣緣簡仰
瀆紫霄竊念臣昨爲臣妻歲逢甲子塵凡之質旣難免
於愆尤陰陽者流謂適交於運數良深恐懼爰叩扶持
曾未幾時乃致任娠之應至於今日將臨誕育之期關
係非輕敝依惟切恭望愛心密轉生德昭臨子母團圓
獲遂下愚之願室家和樂相安大造之中

上帝無私溥救羣生之苦下患有急嘗傾三瀆之誠隨
感而通敢忘所報伏願至仁垂鑒宿款告圓臣妻娠孕
已成月辰將及痛念嬰兒天折幸再有於胚胎願如釋
氏輪迴見本來之面目皆出生成之造實深歸戴之忱



本堂文集卷九十二

九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九十二終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九十三

青詞

代前人還父病許醮青詞

天佑下民難施仁於不報子承先志豈遺款之口忘寅
奏緣章歷陳丹悃竊念臣先父臣年衰之際氣痞而危
大命有期固難逃於正斃私情自迫猶欲保於餘年爰
申祈叩之忱冀獲扶持之助奈何數定竟至病終父諾
當訓此則微臣之責心誠徒積其如多事之遷茲方遂
於吉蠲庸敬償於夙禱恭望玉虛委鑒珍駕來臨高以
聽卑既畢前人之願平而爲福尙徼洪造之恩

本堂文集卷九十三

代長沙謝火醮青詞

皇穹垂佑常從至急之情回祿爲殃隨熄方口之燄寸
衷欲報大德難名竊念臣萑爾小材濫茲重寄放私心
而顛倒雖羸知非紛公事而應酬安得寡過莫道自求
之禍遂生不戒之灾始燎貢闈旁延編戶炎炎丕勢豈
人力之易摧默默一忱冀神庥之陰相果沐扶持之德
卽收撲滅之功爰啟瑤壇敬宣綠簡恭望至仁矜惻顯
道鑒臨念變異之靡常况旱乾之可慮及時施雨早舒
就燥之防比屋炊烟常享無虞之賜

大造爲心常篤下民之佑上元紀節實開終歲之功庸
飭青章仰披丹悃竊臣念岷之一縣地則多山田瘠民
稠艱食常如於歲歉土疏氣劣橫災或起於時和況乃
臘雪之僅霑頗覺春陽之早雪宿麥及時而未長於菟
何物而輒來變不虛生動有關於行事咎將誰執知所
召之有由臣肅建靈壇脩陳法供伏願層霄孚格列聖
居歆樂業懷生倘相安於田里承流宣化或可報於

乾坤

又

上元紀節實開錫福之端下邑藏祠就展酬恩之款敬
宣緣簡仰瀆紫圓竊念某猥以菲才冒焉試令昨慮祝
融之煽燄言護民居茲逢太暎之行春聿懷歲事旣蒙
休之有日復徼芘以自今伏願顯道鑒臨至仁覆育牽
聯歲月倘百事之相安補報乾坤尙一心之自計

疏

岷縣惠安寺乾會節啟建疏文

日在婺女中夙紀祥於虹渚天錫皇帝壽預致祝於華
封爰飭梵儀用昭禮典今上皇帝陛下恭願乾坤同大
箕翼齊光奉以怡愉播唐元和之詩頌俾以單厚廣周
天保之雅歌

又

聖主開生嘉應純乾之會封人三祝福知皇極之歸皇
帝陛下恭願惟舜絕德繼文景光福介萬年並齊眉於
壽佛孝濡九有永錫類於生民

乾會節桃源觀啟建疏文

六陽應純乾之卦瑞紀虹流五福會皇極之君禮嚴虎
拜肅清仙宇仰祝帝齡今上皇帝陛下恭願大合乾坤
光齊箕翼體仁行德遠過堯舜之歷年寡欲清心俛接
松喬之久視

又

四月維純乾之卦夙仰龍飛五福歸皇極之君式勤虎
拜皇帝陛下德配皇王光齊箕翼廣成千二百歲聞道
則仙唐帝億載萬年奉親惟孝

壽崇節惠安寺啟建疏文

四月八日而生卽心是佛億載萬年之壽與國同休用
飭梵儀永言母聖壽崇和福皇太后陛下恭願性仁以
靜福壽而多應地無疆衍坤元之餘慶與天永久享皇
帝之太平

又

四月八日尊佛當來下生億載萬年王母受茲介福虔
修梵唄預祝壽崇皇太后陛下恭願功邁媧皇德尊文

母踰踰濟濟祝均致於華封怡怡愉愉壽永同於口帝
疏奉壽崇節桃源觀啟建疏文

壽崇慈極適際亨嘉福會真庭預伸善禱自天申命與
國同休皇太后陛下恭願聖比母任養諧子舜應天竺
佛口之日降福孔皆望仙桃子結之年自今以始

又

太后怡愉處唐宮而永樂封人祝願望堯母以恭先俾
潔真庭式昭典禮皇太后陛下含弘德厚清淨福生雲
氣中閒望蓬萊而拜舞仙源深處護桃實之生成

嵯縣供天謝雨疏

本堂文集卷九十三

四

一切眾生方憂早暵諸佛菩薩有大慈悲驅除魃鬼赤
地之妖鞭起神湫騰雲之駕霈爲雨澤遍及田疇仆者
再植枯者再腴焦者復萌秀者皆實感龍天之布施就
鹿苑以薰脩蘋蘩蒹藻之儀聊薦陳於一供黍稷稻粱
之慶庶圓滿於十方

雨後謝觀音疏

三農勤苦不雨其憂大士慈悲從人之欲冒迂蓮駕用
洒楊枝旣霽霈以無邊可稽留而久外集大法螺大法
鼓奉以還山念常住佛常住僧報之無地

又

百穀垂成正賴雨師之終惠三農缺望忽逢旱魃之興
災爰集眾忱仰邀真相興慈雲而障日激淨水而爲霖
溝洫皆盈田里相慶是用奉迎眞座回鎮寶峯救拔眾
生尙不愆於來日皈依三寶庶可樂於豐年

雨後謝觀音慰疏

七月之間而旱民命所關三日以往之霖佛慈可靠奉
迎寶座端坐道場有大神通油然雲沛然雨無量功德
居有倉行有囊

圓超寺祈雪觀音疏

生在閻浮提欲及時之得雪念彼觀音力果如響之應
聲大慈大悲救一切人無遮無礙化三寶地清煩惱障
生歡喜心大有神通更冀風調而雨順無量功德行見
時和而歲豐

代董似道還清醮

上帝無私高而聽下小臣有欲急而呼天運歲以來微
忱斯積室廬並麓偶水至之爲憂場屋踏槐慄囂塵之
可畏兼弱妻之多病且危惘之再陳具藉陰扶有如響
應獨次男之莫保繫大數之難逃茲屆良辰敢忘初款
庸潔蠲於私宇總修設於齋壇伏願顯道鑒臨至仁覆

代前人還聖齋疏

伏以諸天菩薩無障礙放大光明一切眾生以供養爲實功德比因妻患中欲安身兼以次男四大之危共伸聖齋二堂之諾三生石之結會夫婦幸全一滴水之流傳兒孫爲重奈因緣之不到而泡影之莫流茲不負於初心用度脩於淨席伏願洒以法雨覆以慈雲妻某氏善男子投胎易生易長女某娘惡魔王退舍無難無灾府官之事不聞田里之業自足雖遭末劫世界如坐古佛肚臍

代前人還白衣懺疏

若有善男子嗣續爲心念彼觀世音感應如響某脩行無分罪過自知有如不孝之身已入無聞之境亦生二子謂可託於流傳不出三旬乃同歸於泡幻痛深舐犢思切夢熊是用皈依慈悲頂禮懺悔惟菩薩救苦拔難結歡喜緣使善才隨念下生現真實相

代前人還蓮華經疏

一切佛化千百億身慈悲爲主大乘經有二十八品功德最多年歲以來微忱斯積夫婦之因緣偕老幸託慈雲子孫之因果未收有如過電茲酬夙款庸集妙音伏願世尊證明菩薩鑒照妻某氏猗蘭之屈女寄娘勿藥

而安口有蓮華香薰作一家之和氣身似菩提樹生成
奔葉之深根

代前人醮斗疏

三月三日實開靈應之光九地九天均在咸臨之內仰
邀黑纛俛控丹襟伏願駕在北方福歸南國龜蛇之瑞
常下濟於餘光熊羆之祥隨有孚於吉夢

代范景山追薦亡妻醮疏

伏以神聽高明下濟九幽之苦鰥居悽愴奄經一歲之
周敢憑微忱仰投大造伏念臣某早娶趙氏媚言夫婦
甚諧有鳳聲和鳴之好子孫爲重無螽斯妒忌之心以

至處家未嘗敵耦值風塵之瀕洞冒霜雪之奔逃山林

險阻之備嘗飲食飢渴之不繼矧二男孩抱視己出以
有加而長息天亡於病閒而大痛積成髓重遘致腹淨

方且謂室廬一燬之餘久爲羈旅雖身世百罹之際猶
有祖宗因弗憚於危途乃復回於故里栖栖況味漫寄
席於殘鄰惴惴生涯將營巢於焦土憂勞交併沈痼以

增水火相成況胚胎於旣兆風鐙易燼與氣息以俱微
是皆伉儷之自知惟有消凝而無語豈不投以藥石終
難起於膏肓尙忍言哉遂永訣矣倒指青春之合卺十
有九年初心白首之同藏幾成一夢茲以遷敢於小築

庶乎齋志以薄償就起瑤壇敬宣瓊笈伏願雲車臨蒞
天鑿慈悲濡以恩波洗滌生前之宿垢開其悟境逍遙
去後之遊魂

代里社祈雨疏

伏以田祖奏功在交秋之得雨旱魃爲虐兼旬日以望
霓雖同里之中無所不求而從天之下未之敢應平疇
白穗猶間有於青苗高阜黃埃幾盡歸於焦葉農時失
今而何及民命非食以奚資嗟我羣生危於一髮是用
哀籲皇天后土徧禱名山大川延請龍神皈依佛界靈
感於虛空之上豈忍忽然變化於俄頃之間本無難者
仰祈聰聽俯鑒血忱掣電轟雷驅如焚之毒暑興雲吐
霧沛普濟之甘露庶有西成共歌上熟

代鄭姓以里社祈雨不應自許千拜疏

苦旱告急微忱莫切於祈天甘霖望賒五體惟知於投
地雖獨表匹夫之意然本爲同里之謀伏願大造垂慈
百靈興憫驅此方之鬼魅起諸洞之神龍變在須臾油
然作雲沛然下雨轉爲豐稔居有積倉行有裹糧

代族姪孫興六薦母水陸疏

在生南贍部洲惟親恩之難報設脩東坡水陸庶佛力
之可依敬用披忱仰祈垂鑒竊念某母氏一於勤儉百

爾艱辛進事尊章而冢頰之責重退偕伉儷而先君之病多況生子尤極於劬勞皆以身自爲之乳哺吁嗟不弔又有難堪四十六而曠居愁苦閨房之內六十三而痺伏呻吟牀第之閒以積善之在躬宜受福而反禍猶云勿藥或壽如松哭竹臥冰猶不能若古人之孝啜菽飲水亦可以爲晚景之歡彼何人斯母也天只同氣所出詛或起於疑金周身口藏慢乃招於胠篋悶無由訴日益以增竟於人世之永違莫遂我心之終養茲勉襄於大事庸合葬於先塋遠日云來昊天罔極痛而至於摧裂如之何而勿思言念慈闈頗慕西方之淨樂潔蠲聖供以開口路之冥迷要使二親同歸一覺伏願慈雲凝蓋法雨流香青蓮會中善男子善女人之接引白毫光裏諸佛諸菩薩之證明

代姪孫昌七薦水陸疏

悼父

伏以婆娑世界東南方人難逃定數眉山水陸上下堂
供能啟幽關敢潔淨筵輒披哀悃追思先考授形四大
假合之中越自昇年置身五濁煩惱之會念念欲扶於
家道兢兢恐辱於祖傳與兄弟略無異言付子孫惟有
實地仰食幾二百來指誰能奉一日之懽得壽僅六十
□年乃忽棄諸孤而逝某等不孝上禍所天尙忍死於

須臾將唐安於窀穸歸復於土痛體魄之難留罔極之恩悵音容其何在粉軀莫報血淚空流謂梵法之可投於冥途而有託來處來去處去轉不退輪生者生死者死色卽色空卽妙無遮法仰藉慈悲之力少舒摧痛之心更願生存亦蒙陰佑偏親寡處結無量壽佛之善緣累輩羣居徼多寶如來之福蔭

代姪孫枏爲母祈年醮疏

伏以母兮鞠我欲壽而康神之格思有求則應敬披藥笈仰瀆崇霄竊念臣某母某氏早積勤勞中更患難閨門處寡忽荏苒其周星兒女猥多漫攜持而度日旣幸年開於希有尙徼福履於將來五行之氣運推移雖云難必列宿之經躔會過恐或可虞非陰功之密庸則私心之奚託伏願眾眞炳鑒顯道下臨大造好生況爲親而有請偏辭獲健實舉室之蒙恩

代里人上元醮疏

伏以上元舊節列張祠宇之鐙中保新春易展醮筵之供非固爲之類異各有見以不同一天星斗之輝煌眞如兒戲三日塵埃之澆洞祇瀆神嚴爰合眞游式虔饌祭庶稍存於敬事不徒眩於虛觀屏羣議而創行相求以實周四年而復舉其始自今伏願帝鑒委臨廟靈乘

應駕風雲而錫福合里社以爲公家長兒孫穀粟桑麻
之足給門無官府山川草木之平安

本堂文集卷九十三

十一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九十三終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九十四

講義

吉州白鷺洲書院講義

某誤叨羣辟濫長書堂祇事開說昉自今日顧至口極
陋慙慙莫勝有聞於師敬取以誦深惟世遠道散學校
具文聖朝崇化加重書院惟白鷺洲實表江右於此藏
脩於此游息於此講習於此飲食必先踐履必後科目
必先器識必後文藝必自重毋自卑必自立毋自餒必
自強毋自畫必自反毋自恕必毋奪於得喪榮辱必毋
怵於憂患變故是皆學者之事也雖然學不知方望道

本堂文集卷九十四

一

莫見有大本領其惟中庸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脩道之謂教中庸首章揭此三句三句之中揭三謂字
使萬世學者受罔極之恩子思子未作中庸以前非無
人說性非無人說道非無人說教卽未嘗有人指其性
曰如何是性未嘗有人指其道曰如何是道未嘗有人
指其教曰如何是教曰性曰道曰教之名未明後世學
者將從何處尋性將從何處尋道將從何處尋教將從
何處而見得性也道也教也是一貫且如易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止是說天命之性
不曾說率性之道脩道之教之意書曰惟皇上帝降衷

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性道教大意雖盡在
其中又不是次第分明順說至中庸首章直下說出三
句學者始得因名義以反諸身始見命外無性性外無
道道外無教三謂有的實一貫大明自子思子作中庸
始矣三句名義精切明白有朱子章句或問在不復敢
贊一辭但要中庸一書綱領雖在此三句上三句脈絡
全在率性之謂道一句上蓋有形則有性不患無性患
不能率性有道則有教不患無教患不能盡道是故有
率性之道則爲受天命不則爲逆天命有率性之道則
爲樂天命不則爲口天命有率性之道則爲敬天命不

則爲怠天命有率性之道則爲全天命不則爲曠天命
以此知性乃均有者惟在率性與不率性耳是故有率
性之道則其教皆是實理不則其教皆是僞妄有率性
之道則其教皆是正大不則其教皆是偏邪有率性之
道則其教自有條理不則其教顛倒悖謬有率性之道
則其教見於日用常行不則索之恍惚誕漫堯舜禹湯
文武皆是率性者也故見之二典三謨於訓誥誓命於
周南召南皆教也教皆道也道皆性也當時之人有所
準而仁而無非仁有所準而義而無非義有所準而禮
而無非禮有所準而智而無非智至於禽獸魚鼈昆蟲

草木一動一植散在兩閒者無不各遂其宜是皆自堯舜

禹湯文武率性中來周公孔子亦是率性者也故見之

於太平六典金縢立政周官無逸等書於刪詩書正禮

樂作春秋門人弟子難疑問答皆教也教皆道也道皆

性也或施之於當時或垂之於後世皆斷斷乎不可易

是皆自周公孔子率性中來彼不率性者則反是桀紂

在上教天下以淫虐春秋戰國教天下以攻利秦教天

下以詐力漢高教天下以無恥漢武教天下以多欲唐

教天下以無禮義晉教天下以放肆無度佛氏教天下

以空寂老氏教天下以清虛凡若此者皆不知性爲何

物故其教皆非其道以此知我有不同者惟在率性與

不率性耳此率性之謂道一句承上句生下句體用兼

該源流無閒乃三句中之大關鍵也此中庸首章自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君子慎其獨也數句反覆精密

其說獨詳是爲率性上要緊故說盡由教而入者下工

夫處後之言性者可以準矣而其間有三節最可畏幸

而第一節得孟子第二節得周程第三節得朱子所以

子思之說傳至今日如日星終不可翳如金石終不可

破不然則難乎免於惑矣蓋道之所在愚不肖者固不

足與爲道而賢且智者害道爲甚人而愚也不肖也其

議論不能動人其見識不能過人將易而侮之尙何足以惑天下人而賢也智也其聲望其志向其踐履其辯說皆非人所易及則人必宗之宗之則必有鄙惟信其所宗者之說爲是不復究其所宗者之說爲非縱有知其說未能無過方且相與委曲執說以遂其非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戰國之時如楊朱如墨翟如告子直是能豎志强辯而楊氏以爲我爲義爲我必至於無君墨氏以兼愛爲仁兼愛必至於無父告子亦說仁義而分內外若不遇孟子道一善字說出本性天下將胥口異端誰能排闥以衛吾道此第一節也自孟子後一節尤

長如荀如楊如韓皆是表表於其間者當時學者尊之宗之不減孟子而荀子道性惡楊子道性是善惡混韓子又說性三品此皆是不曾看得性之大本各恃其才各執其見卻從氣質上論性迄無定論直至我朝程子受學於周子說出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等語彼只說氣質之性而不知天地之性者千載之紛紛始定而中庸之書始有所口此第二節也自此程氏門人布滿天下各自以爲得其師之說而得失深淺固已不一況當時大賢有爲性所先之說者有爲浮屠之說者有爲新學之說者天下之人搦撼陷溺如醉夢中

植邨相仇牢不可破又況中更天地大變諸老凋謝人欲橫流而性之說不絕如綫直至朱子以四書爲本辨明理義毫髮不差而章句或問之作發越程子之所未言折衷諸說之所未安使學者有所依據有所去取子思性道之說益大光明此第三節也嗚呼朱子未遠也今之學者又各自以其意說性而不知性出於天各自以其意說道而不知道出於性各自以其意說教而不知教出於道性道教一貫之說又胥而爲紛紛爲昏昏其病將有甚於前三節者病在何處在勝心在輕心在錮心立論要平勝心者無平論立論要確輕心者無確論立論要通錮心者無通論不平則奇奇則失之不確則欺欺則失之不通則窒窒則失之中庸一書朱子發之已盡不待他人屋上架屋然則今之學者欲觀中庸必先去勝心輕心錮心則性道教之說方一貫而中庸在我

剡學講義

某愚而不移學而無得竭來試令必有我師乃不鄙夷遜席而請固辭不獲輒誦所聞以求是正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賢之教人於此爲最切學者之受持於此爲最危蓋人生而靜以

上不容說其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二句卻要精
加體認史遷以爲性之動爲性之順是認欲爲善陳用
之以爲性之欲循而充之爲小人是認欲爲惡惟橫渠
先生謂感之而動是氣之性南軒先生謂性之欲也言
亦性之所有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晦庵先生
謂欲卽所爲情也經三先生辨說方爲明白昔在聖賢
所欲不踰矩則不踰者矩耳非無也欲仁斯仁至則所
至者仁耳非無也養心莫善於寡欲只說寡不說無可
欲之謂善只說可不說無曰欲不可從非曰欲卽是從
曰欲而不貪非曰欲卽是貪身非槁木心非死灰故未

嘗曰絕欲表記曰無欲而好仁乃它無覬望之言通書
曰無欲則靜乃人生以上之體蓋人受血氣而生心統
性情之妙心不能不感於物靜不能不動於感而性之
欲者多出矣欲所當欲則欲亦天性也欲非所欲則血
氣之欲也欲其善惡之機乎故其靜而未有所感已有
此仁而未惻隱已有此義而未羞惡已有此禮而未辭
遜已有此智而未是非如鏡斯垂如水斯止包兩間而
本虛也備萬物而本一也易所謂无妄書所謂道心詩
所謂秉彝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孟子所謂善及其與物
接也喜其所喜如子路之聞過孟子之不寐則爲喜之

正不則謝安之過門限折屐林甫之津津眉宇間則喜非其正矣怒其所怒如舜之罪四凶文王之遏徂莒則爲怒之正不則明帝之□□太宗之仆碑則怒非其正矣至於哀必如孔子之慟顏淵敬姜之哭穆伯則爲哀之正彼子路之不忍除喪子夏之哭子喪明則非哀之正矣至於樂必如孔子之曲肱而枕曾點之暮春浴沂則爲樂之正彼如太康之事盤遊齊王之好鐘鼓則非樂之正矣男女人之大欲無男女則人倫廢矣如關雎之好逖雞鳴之相戒可也彼桑中之期琴挑之奔則欲非其欲飲食人之大欲無飲食則人命絕矣如簞食瓢

飲之自樂噉爾蹴爾之弗食可也彼藩間之乞鼎指之染則欲非其欲且如仕者欲行其義使俛首帖耳惟利之趨脅肩諂笑惟勢是視苟可以進媒其身退私其家者無所不至私欲也如性何學者欲至其道使靠裏工夫不自鞭辟騰口議論徒事張皇苟可以內罔父兄外欺朋友者略無忌憚私欲也如性何世方人欲橫流天理湮晦相與講明孰急於此惟曰理爲欲之對而界限不可不明殊不思說欲而不說人欲則非所以爲學蓋性情也動則爲欲欲則有善有不善豈可專以爲不善哉□□□疑似之間甚可懼也絕人欲之私而從天性

之欲是在學者

四經約旨

某嘗謂易者理氣之會書者經綸之本禮者品節之理詩者性情之真然一經必有一大綱領不識綱領則望天者蒼蒼望海者茫茫不得口口奚有畔岸故於四經各舉其所以爲綱領者名曰約旨夫易其綱領在乾蓋天者天之體易者天之心乾者天之性六十三卦皆其情也易超於渾沌而非渾沌近於恍惚而非恍惚其中有物是之謂乾乾無不備亦無不統有所謂元元未見也而有元之體有所謂亨亨未見也而有亨之體有所

謂利利未見也而有利之體有所謂貞貞未見也而有貞之體體在是也用亦在是故見於順則爲坤見於動則爲震見於入則爲巽見於陷則爲坎見於麗則爲離見於止則爲艮見於說則爲兌分而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乾一卦也析而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爻乾一爻也雖倍而四千九十六可雖倍而又倍之可也吾知其無窮也以其體吾知其爲天之性以其用吾知其爲天之情以其情性皆統於易吾知其爲天之心昔程子曰以性情謂之乾蓋兼體用而言今則因其說而析言之楊文元作己易謂是乾一畫始是矣但乾卽坤坤卽

乾等語又自是一說是故學易者要因乾見易夫書其
綱領在堯典而一光字最難體認光其聰明文思之發
見者乎非推而致之遠而大包乎天□□外非察而測
之深而不遺於秋毫之末無色之可觀而自見其輝煌
焜耀無迹之可執而自見其流動充滿故曰以下
原闕



本堂文集卷九十四
九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九十四終

